



等待

◎孙镜福

今天

◎春鸣

第一次突如其来的拥抱
你没有留下一丝空隙
后来
我也学会了紧紧地环绕
用指尖的颤音
去回应你身体的轰鸣
像回应一片群星闪烁的夜空
那时候不应该想起米罗
可是我
就那么在心里默数了激流
中的星星
和
星星下的漩涡

后来我时常收到你的明信片
极细的笔尖
描摹出临水的柳树
在柳树背后
是早就预留的白

用来隐去玫瑰、蔓草、桃花
和野罌粟
我挂上了一幅
这就到了初秋
墙上的月色里
响起流水之声
我承认
我原来是一片静默
我是打算把白
留到最后
用来隐去玫瑰、蔓草、桃花
和野罌粟

可是你准确地叫出了我的
名字
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没有到来的明天啊
于是它变得微不足道

天还没有亮
我的名字已经化作盘旋而
去的飞鸟
在水墨里
像灰烬,也像燃烧

那八月午后的紫藤
只有你看见
只有我看见
它们是无有,也是无无
就着你的手
我从不知不觉里
取出一个被花瓣摁住的自己
如果悄然盛开的时刻也可以
作为礼物
那天空的蓝,岁月的金,香
樟树的绿,此岸的温柔秋意,
漫长而浩大的今天,
都送给你

曝伏冬衣

◎沈同学

三伏天,一年中最热的时节,趁着阳光炙热,把冬天的衣服拿出来晒晒吧。因为梅雨季节后,南方潮湿天气,衣服容易起霉点儿,趁这时候把衣服暴晒一下,既可预防发霉,还可杀杀菌,一举两得。

为什么说这是“老古活儿”呢?因为小时候,我就是帮妈妈干活儿的那个小人儿。还记得,家里的橱是朱红色的,据说是作为木匠的大舅,亲自打给他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妈妈作嫁妆的。这橱真不错,分上中下三层呢。每年夏天曝伏时,妈妈总要先架两个方椅,再架一个小爬爬凳,才能够得着最上面的那格柜子。而我就负责在下面接从上面抛下来的东西,不论接到的是被子还是衣服裤子,都统统拿到门外席子上。

门前的场上,妈妈早早摆了四到六张长条凳,并在上面铺上竹竿席。而这席子,就是我“扔衣服”的地方。嘿,被子真重,衣服裤子就轻点儿,我反正就把衣服堆在席子上,等妈妈来了, she 会把衣服均匀摊开,说这样才能均匀受光。好吧,就让那阳光贪婪地钻进各种被子或衣服里吧。

一顿弄下来,我已满身大汗,这时候可以去看会儿电视。

但其实还没完,因为到中午时,还得在大太阳底下继续收回来。小小的我,觉得可真烦啊!一直放在橱里不好吗?偏要拿出来晒,又要一件件叠好再送上去。关键是,一轮还不得结束,还得晒好几轮。

谁让咱家有两个女儿呢?加上妈妈,三个女人的衣服,真是特别多。有时爸爸免不了唠叨两句“让你们买衣服买衣服呢,这么多”。我们忍不住想笑,因为确实爸爸的衣服裤子就那几件深色的,其他花花绿绿的全是我们娘儿仨的。

这就是小时候的记忆,其实那时不懂曝伏的原理,只知每年最热时,家里总会做这件事儿。长大后,我一个人出来工作生活也十多年了,这个习惯,有时想起来会做,有时也就懒得做了。

但今年突然就有了一种敬畏,似乎人的心态,真是在成熟之后,会更加尊重“老人言”。今天在曝伏前,我特地搜索了一下,关于曝伏的方法,其实网上所言甚少。也就大约搜索出,差不多晒两三个小时也就够了。

小时候有院子,现在都是商品房,在楼上,那么只能利用阳台外的几根晾衣杆,所以只能先理小件儿。把一些毛衣裤子先

摊开,一件件晾到近的杠子上,再把一些体积大或长的围巾衣物,甩了悬挂到更远的杠子上。切记,一些外穿衣物,尽量反过来晒,谨防褪色。

第一批衣服晒两个小时,利用这两个小时可以整理家里其他物件儿,这才感慨人类的欲望啊,这些年是买了多少衣服!有一些已经发黄或不适合的做了断舍离,而更多的衣物庆幸还能穿。先把第一批收到床上,稍后折叠,再把第二批大件,也就是大衣和羽绒服类弄到外边去。切记,这些必须晒反面。而白色和颜色鲜艳的大衣,我暂时未动,这些宝贝衣服不能直接阳光照射,我打算等下周,放阳台内吹吹就好。惜物,也是美德。

劳动的充实让人踏实,其间,朋友发来信息问“今天休息,在哪里避暑”,我回答“在曝伏冬衣呢”,朋友说“你是会生活的,我也去晒晒”。我当是一句赞美咯,因为,会生活确实不光光是享受美食或旅行在路上,在我看来,做一切能让生活更美好的事,都是会生活和爱生活的体现。比如春天去赶一场花期、夏天来一场曝伏冬衣、秋天为每一种时令蔬果烹制佳肴、冬天窝在房子里烫壶热茶。

钓蟹的时光

◎张亚明

玉兰
一瓣

秋风送爽,稻花飘香,螃蟹登场的季节又到了,我的心头像有无数的蟹爪爬梭,那痒痒的滋味叫我难以摆脱对童年钓蟹的回忆。

童年在乡村的老家。如同江海大地上众多的农家一样,老家周围纵横错落地淌卧着大大小小的河塘。到了秋天,河塘清澈发亮,如镜水面倒映着塘畔黄灿灿的稻穗和叶红絮白的芦苇,静谧甜美之中浸润着醉人的收获。这样的季节里,我们一群“野气”的孩子便甜甜地走向河塘,收获钓蟹的喜悦。

钓蟹有网钓和杆钓两种,我们这些家境并不宽裕又不便织网的伢儿们,常以杆钓为主。杆钓就地取材,简易便行,在河沿上,砍一些挺拔结实的芦苇做成三五尺长的钓竿子,再用细铁丝串上几条大蚯蚓,弯成一个圆圈儿,用一根粗线系到钓竿的一端,丢入水中,另一端插入河坎即可。如此几十根地排开,颇为壮观。

儿时河塘,自然有野趣,没有分塘承包的堤坝界址,也无防偷戒盗的竹棍护栏,清粼粼的水面泛着鲜活的光亮。河塘的螃蟹无人工养殖,但有取之不尽之感,时常钓竿还未插完,螃蟹就开始咬饵了。螃蟹“吃相”十分粗鲁,它不像鱼儿要在饵料旁边游弋观察,小心翼翼地咬饵试探,觉得没有陷阱后方才吞饵。盔甲坚硬的螃蟹没那么多顾虑,一旦发现合适的食物,便张开两只大螯前去钳夹,一旦咬住便不会轻易放开,同时数爪并用地拖着食物向别处转移,这时,钓竿上的线就被拖得直直的,若是碰到力量大一点的公蟹,还会把钓竿儿拖得点头打水,弄得水花四溅。这时,同去的伙伴们就兴奋地叫喊开来:“快来呀,快来呀,这里螃蟹上钩了!”“快去抓呀,那边的钓竿又被拉弯了……”应着叫喊,我便与伙伴儿们提着带柄的网兜,蹑手蹑脚地走近钓竿,蹲下身子,轻轻地将插在河坎上的钓竿拔起,再缓缓地向上提来,努力不使螃蟹有丝毫察觉。等隐隐约约看到水下有个黑乎乎的圆团团抱着食饵渐渐露上来时,便将网兜迅速地向目标插去,待螃蟹发现情况异常松螯而逃时,恰好落入网中。

每当此时,原先凝神屏息的伙伴儿们便会欢呼雀跃起来,七手八脚地扑向网兜抓螃蟹去了,那份摸爬滚打的欢快难以用语言表达。当然,当沉甸甸的钓竿刚刚提起便又竿头一松,或眼看到手的螃蟹也让它溜走时,那份前功尽弃的懊恼也是词典里难以释尽的。年少的心,能在钓蟹中承受欢乐与泪伤、收获与失落的锤炼,是生活的恩赐。

钓螃蟹最难尽兴的是钓不住时光。每次开钓,我与伙伴们都要等到树梢撑不住西沉的夕阳、奶奶呼唤我乳名的声音随着袅袅的炊烟越野飘来时,才很不情愿地收起钓竿儿,背着沉沉的竹篓撒欢而归,十有八九,奶奶们总会蒸上新挖起的芋头,连同所钓的螃蟹一起端到桌上来,看到原先那张牙舞爪的螃蟹变成碗中红橙可口的美食时,总有一种成就感跃上心头,独有的鲜美洋溢在汗渍未干的笑脸上。当月光照亮了门前的小路,想起书包里的作业还未完成时,我才与伙伴儿们约定第二天上学的时辰。

光阴荏苒,转而小字辈们又到了钓螃蟹的年龄,偶尔吃蟹,他们不觉螃蟹的滋味而挪置一旁时,我对那儿时钓蟹的时光就越发眷恋深情起来。曾与秋天相约数回:“什么时候,再去钓蟹?”

芬芳
一叶